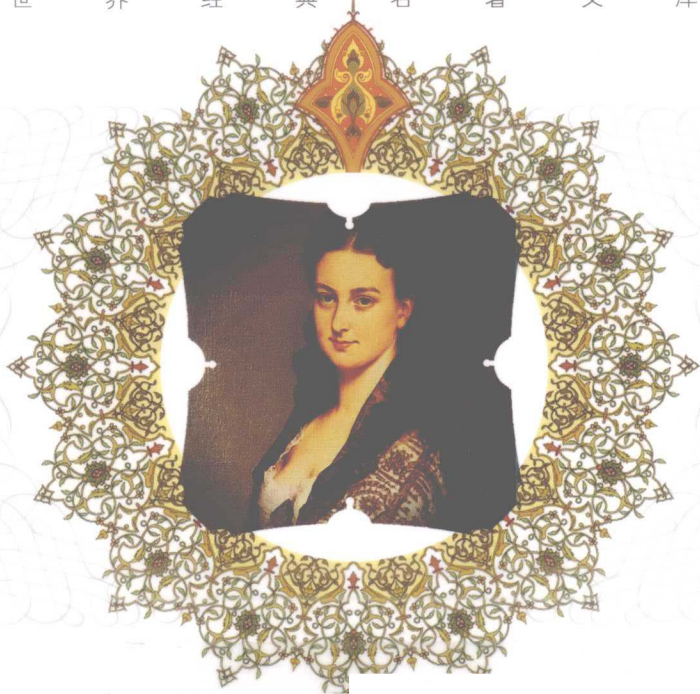




世 界 经 典 名 著 文 库



Lawel de vier

大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 著
张文郁 译



北京文艺出版社

Dawei de Nüer
大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 著
张文郁 译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尉的女儿/(俄罗斯)普希金著;张文郁译.—2版.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5378-3174-1

I. 大… II. ①普…②张… III. 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8106 号

大尉的女儿

[俄]普希金 著

张文郁 译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 www.bywy.com

山西文博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4.25 字数:105 千字

2009 年 2 月第 2 版 2009 年 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174-1

定价:1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001)
第二章	向导	(010)
第三章	要塞	(020)
第四章	决斗	(027)
第五章	爱情	(037)
第六章	普加乔夫的暴动	(045)
第七章	进攻	(055)
第八章	不速之客	(063)
第九章	离别	(072)
第十章	围城	(077)
第十一章	叛军的村子	(085)
第十二章	孤女	(096)
第十三章	被捕	(103)
第十四章	审判	(110)
附录	删去的一章	(121)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明天他就可以成为近卫军上尉。”

“那可不行，还是让他去军队当兵。”

“说得太妙了！应该让他去伤伤心”……

啊，谁是他的父亲？

——克尼亚日宁^①

我的父亲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约夫年轻时曾在米尼赫伯爵^②手下服役，到17××年任陆军中校时退役。从那时起，他就住在辛姆比尔斯克自己的村子里，娶了当地的一个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季娅·华西列耶芙娜·尤为妻，生有九个孩子，我的兄弟姐妹在很小的时候全都夭折了。

当母亲还在怀着我的时候，承蒙我的近亲近卫军少校勃公爵的关照，我就被注册在谢苗诺夫团^③里当中士了。如果母亲生的是女孩子，那么父亲只要宣布这个没有出生过的中士已经死去了，事情也就了结了。我名义上是请假，直到学业期满为止。那时，我们受的教育与现在的不同，从五岁起，父母就把我交给了

①克尼亚日宁(1742—1791)是俄国诗人及戏剧家，上文引自他创作的喜剧《吹牛者》。

②米尼赫伯爵(1683—1767)俄国元帅，军事政治活动家，1741年宫廷政变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十年后，彼得三世才将他召回。

③谢苗诺夫团是近卫军的一个团。

马夫萨维里奇，由于他品行端正，头脑清醒，就让他来管教我。在他的监督下，我不满十二岁的时候，就学会了俄文，而且能够非常正确地识别猎狗的特性。这时父亲又从莫斯科雇来一个法国人博普雷先生，他是跟供我们一年食用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的车一起来的。他的到来使萨维里奇很不高兴。“谢谢上帝了，”他自言自语嘀咕地说，“这孩子洗脸梳头和吃饭都有人管，干吗还花多余的钱雇一个法国先生呢，好像自己人都没有了似的！”

博普雷在他们国内是个理发的，后来在普鲁士当过兵，随后就来俄国当教师了，但他并不太了解教师这两个字的意义。他倒是个好心的小伙子，可是他极其轻浮放荡。他主要的弱点是贪恋女色，由于他常常自作多情，故而不断遭受打击，因此，他整日唉声叹气。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并非酒瓶的敌人，不过，按照俄国人的讲法，也就是喜欢多喝几口。由于在我们家里只是在吃午饭时喝葡萄酒，而且也只喝一杯，甚至往往忘记给教师斟酒，所以，我的博普雷很快习惯喝俄国的露酒了，认为这种酒比他们国家的葡萄酒还要好喝，对胃口绝对更有益处。我们不久就相处得很好了，虽然按照合同，他应当教我法语、德语和所有的课目，但他却更急于向我学会说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俩就各自干自己的事情了。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友好，甚至不愿再要别的教师。可是命运很快将我们俩分开，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长着一脸麻子的洗衣胖女仆帕拉什卡和只有一只眼的养牛女仆阿库莉卡像是商量好似的同时伏在我母亲的脚下，承认自己有罪，哭哭啼啼地告发那位法国先生，利用她俩经验不足而勾引诱惑了她们。母亲对这种事一向很严厉，便告给了父亲。父亲直截了当迅速处理了这件事，他立刻让人去叫那个法国流氓，但有人禀报说法国教师正在给我上课。父亲马上来到我的房间，这时博普雷正若无其事地在床上睡大觉，我正忙自己的事。应该说明的是，为我从莫斯科订购来一张地图，它挂在墙上没有

任何用处，地图又大，纸张又好，它早就诱惑着我，我拿定主意要用它做个风筝，于是利用博普雷睡觉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父亲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好望角上安装一条橡树皮做的尾巴。父亲看见我在这样做地理练习，便揪住我的耳朵，然后跑到博普雷身边，毫不客气地把他喊醒，大声斥责起他来了。博普雷惊慌失措地想站立起来，但却办不到，因为这个倒霉的法国人喝得烂醉如泥。一不做，二不休，父亲抓住他的领子，把他从床上拉起来，推出了门外，当天就把他赶走了。萨维里奇为此事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的学业也就这样结束了。

我过着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放放鸽子，和仆人们的孩子做做跳背游戏。然而我已满十六岁了，这时我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秋季里，有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煮蜂蜜果酱，我舔着嘴唇，望着沸腾的泡沫。父亲正在窗边阅读他每年收到的《皇家年鉴》。这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他也总是怀着特别的感情反复阅读这本书，而每读一次都使他感到格外激动。母亲已经熟悉他这一习惯和脾性，总是想方设法把这本倒霉的书藏起来，这样，父亲有时就一连几个月也见不到这本《皇家年鉴》。可是，要让他偶尔发现了，他就会一连几个钟头不肯释手。父亲读着《皇家年鉴》，有时会耸耸肩膀，并反复低声唠叨着说：“陆军中将！……从前在我们连队里，他才是个中士呢！……获得两枚俄国勋章！①……可我们很早就……”父亲终于把这本年鉴扔在沙发上，沉思起来，这不会有什么好兆头的。

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母亲说：

①两枚俄国勋章——这是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一世在世时颁发的两种最高勋章：安德列·别卡瓦兹万纳依勋章和涅夫斯基勋章。

“阿芙多季娅·华西列耶芙娜，彼得鲁沙^①多大啦？”

“快十七岁啦，”母亲回答说，“彼得鲁沙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娜斯塔霞·格拉西莫芙娜婶母瞎了一只眼睛的那一年，那时候还……”

“好啦，”父亲打断她的话，说：“该让他去服役啦，可别让他那些女仆的房里跑出跑进的啦，也别让他再爬树逮鸽子玩啦。”

想到很快要和我离别，母亲几乎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手中的勺子跌落在炒锅里，眼泪顺着脸淌了下来。与此相反，我内心的喜悦却难以用笔墨来形容。我心想，去军队服役就意味着自由，意味着去彼得堡过快乐的生活。我想象着，我自己成为近卫军军官，而且我认为这是人生幸福的顶点。

父亲不喜欢改变自己的意愿，更不喜欢拖延办事。我起程的日期已经确定，在出发的前一天，父亲说他打算给我未来的上司写封信，让我带去，他要来了笔和纸。

“别忘了，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母亲说，“代我向勃公爵问好，就说，我希望他能照顾好彼得鲁沙。”

“简直胡说八道！”父亲皱起眉头回答说，“我干吗要给勃公爵写信呢？”

“可你说过，你要给彼得鲁沙的上司写信的嘛。”

“那又怎么样呢？”

“要知道，彼得鲁沙的上司就是勃公爵呀，彼得鲁沙就是在谢苗诺夫团里注册了的。”

“注册！他注了册，跟我有什么关系？彼得鲁沙又不去彼得堡，在彼得堡服役，他能学会什么？学会挥霍金钱和浪荡吗？不，让他去军队里服役吧，让他去吃点苦，闻闻火药味，让他去当个兵，

①彼得鲁沙是彼得的爱称。

别做游手好闲的人。在近卫军里注册！他的证件在哪儿？给我拿来。”

母亲找出了我的证件，我的证件和我洗礼时穿的汗衫一起放在母亲的首饰箱子里。她颤抖着手把证件递给了父亲。父亲仔细地看了一遍，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开始写起信来。

我心里充满了好奇，如果不送我去彼得堡，那会把我送到哪儿去呢？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的笔，可是他的笔移动得很慢。他终于写完了，把信和证件一起装进信封里封好，然后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

“你把这封信交给安德列·卡尔洛维奇·普，他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你去奥伦堡吧，到他手下服役去吧。”

就这样，我的光辉前景破灭了！等待我的不是彼得堡的欢乐生活，而是遥远荒凉的、寂寞无聊的岁月。刚刚我还是那么狂喜地想去服役，现在我却认为这服役是极大的不幸。可是再争辩也无济于事了。第二天，大门阶前驰来一辆行路的带篷马车，我的箱子和带茶具的食品盒及一包包面包和馅饼(这都是娇生惯养的家庭生活的标志)一一放在马车上。我父母亲为我祝福。父亲对我说：“再见啦，彼得，你要忠于你为之宣誓的人，你要听从上司的命令，对上司不要拍马逢迎，对工作不要抢先逞能，干活儿不要推托偷懒，要记住一句谚语：衣服新的时候就要爱护，名誉从小时候起就要珍惜。”

母亲含着眼泪再三嘱咐我爱护自己的身体，吩咐萨维里奇要照看好我这个孩子，他们给我穿上兔皮皮袄，外面又加上了一件狐皮大衣。我流着泪和萨维里奇坐上马车就上路了。

当天晚上我们就来到了辛姆比尔斯克，在这儿我必须停留一天，买些必要的东西，这事先早已吩咐过萨维里奇了。我住在一家小客栈里，一大早，萨维里奇就到店铺里去了。望着窗外那肮脏的小巷，实在无聊，我就到各个房间去走走。我走进弹子房，

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有三十五岁，嘴里衔着烟斗。他正在和看台子的人玩球，那个看台子的人赢了球就可以喝一杯伏特加酒，输了球就得要在球台下爬一圈。我开始看他们玩，玩得时间越长，那看台子的人在桌子下爬得次数越多，最后，他倒在桌下不动弹了。那位男绅士说了几句动人的悼词，便又建议我来和他玩一局。我说我不会玩而拒绝了。他觉得很奇怪，他似乎很遗憾地看了我一眼。不过，我们却交谈起来了。我了解到，他叫伊万·伊万诺维奇·茹林，是骑兵团的上尉，他来辛姆比尔斯克招募新兵，住在这个客栈里。茹林邀请我和他一起吃午饭，按照当兵的习惯，有什么就吃什么。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我们在桌旁坐下来，茹林喝了许多酒，让我也喝，边喝边说，说我要逐渐习惯军队生活，他给我讲了军队里的许多笑话和趣事，我听了之后，笑得几乎站不住了，等吃完午饭，我俩就完全成为好朋友了，当时他自告奋勇要教会我打台球。

“对咱们这些军人，”他说，“这是必要的，比方说，行军到了一个小地方，做什么好呢？不能总去揍犹太人吧，你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小客栈里，玩起台球来。要玩就得会玩！”

我完全被他说服了，于是以极大的兴趣学了起来。茹林大声赞许我，对我的进步如此之快感到惊奇，他教了我几次之后，建议我来赌钱，每一次赌一个戈比，当然不是为了输赢，而只是为了不白玩，照他说来，这是最不好的习惯。我也同意他的这种说法。茹林这时又让拿甜酒来，劝我尝一尝，他又说，我必须得习惯军队里的生活，不会喝酒算得了什么军人！我听从了他的话，同时我们还在继续玩。我越是喝得多，胆子变得越大。我常常把球打出界外，我发火了，张口就骂看台子的人，上帝知道，他是怎么计算的，我玩得次数越来越多，我的举止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子。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茹林看了一下表，放下球杆，对我说，我已经输了一百卢布，我真感到难为情。我的钱都由萨维

里奇保管。我表示道歉，但茹林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得了吧，别担心，我可以等待，现在我们去阿莉努什卡那儿吧。”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一天从早到晚就是这么荒唐放荡。我们在阿莉努什卡那儿吃了晚饭，茹林又不断给我斟酒，反复对我说，应该习惯军队生活。离开餐桌的时候，我几乎站立不住了，深夜里，茹林把我送回客栈。

萨维里奇在台阶上迎接了我们。他看见我那副在军中当差尽心竭力的样子，惊讶了起来。

“少爷，你这是怎么啦？”他惋惜地说，“你这是在什么地方喝醉了？啊，我的上帝！生来还没有造过这样的孽哪！”

“住嘴吧！老家伙！”我支支吾吾地回答他说：“你真醉了，去睡吧……快扶我去睡吧。”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头非常疼，模模糊糊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事。萨维里奇端着杯茶走进房里来，才打断我的思路。

“彼得·安德列依奇，”他摇着头对我说：“你这么放荡还实在有点太早啦，你这是像谁呢？似乎，你父亲和你祖父从来不是酒鬼，你母亲更没有说的，她生来除了喝点饮料外，什么都不沾。这一切怪谁呢？全怪那个可恶的法国人，他经常到安季普耶芙娜那儿去说：‘太太，请你给点伏特加吧’，这就是‘给点儿’的好处！没什么可说的，教出好事儿来啦，狗东西，还要雇个异教徒来管孩子，好像老爷再没有自家的人啦！”

我当时很难为情。我转过身去对他说：

“去吧，萨维里奇，我不想喝茶。”

但是，萨维里奇又开始说教起来，很难阻止住他。

“你瞧瞧，彼得·安德列依奇，喝醉酒有什么好处，头又疼，饭也不想吃，喝醉酒的人什么也干不成……你喝点加蜜的黄瓜汁吧，最好喝上半杯果子露，解解酒，要不要？”

这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条，是茹林写来的，我打开后，上面写着几句话：

“彼得·安德列依奇先生阁下，请将昨天输给我的一百卢布交小孩带回，我急需用钱。

时刻为您效劳的伊万·茹林”

毫无办法，我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转身向萨维里奇，他是我的钱财、衣物及一切事务的代管人，我让他交给小男孩一百卢布。

“怎么？为什么？”萨维里奇惊讶地问。

“是我欠他的！”

萨维里奇越发惊奇地问道：

“我的少爷，什么时候你欠下他这么多钱？有点不大对头吧，不过，随你的便吧，少爷，钱我可是不给。”

我心里想，在这关键时刻，如果我争不过这个固执的老头儿，那以后我想要摆脱他的监管可就难了。这时我高傲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奴仆。钱是我的，我输了钱，我愿意这样做，我劝你别自作聪明，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做吧。”

萨维里奇听了我的话后，惊讶万分，双手一拍，呆立在那儿了。

“你呆站着干吗？”我生气地喊了起来。

“我的好少爷，彼得·安德列依奇，”萨维里奇哭了起来，他颤抖着声音说，“别折磨我了，我亲爱的少爷，听我老头子的话吧，你给这个强盗写个信，就说你是开玩笑，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钱。一百卢布！我仁慈的上帝呀！你就说你父母绝对禁止你赌钱，除了赌核桃……”

“别瞎说啦，”我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把钱拿来，要不然我掐着脖子把你赶走。”

萨维里奇内心极其难过地看了我一眼后，就去付债了，我也很可怜这个老头儿，但我想摆脱约束，来证实一下我不是孩子啦。钱是付给茹林了。萨维里奇急忙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客栈，他来告诉我，马车准备好了。我就这样带着不安的心情和无言的悔恨离开了辛姆比尔斯克，也没有和我的“老师”告别，也没有想到以后和他还能再见面。

第二章 向导

这里是我喜爱向往的地方，
这里是不曾熟悉的异乡！
不是我自己要来到你这里，
也并非马儿送我前来拜望，
是那青春的活力和朝气，
是那酒馆的气味令人陶醉，
将我这个年轻人引诱去……

——古老歌曲

旅途中我的情绪是很不愉快的。我输掉的钱，按当时的价值来说，确实是非同小可。我心里不能不承认，我在辛姆比尔斯克客栈里的行为是愚蠢的，所以我觉得对不住萨维里奇，我心里感到很难过。这老头子闷闷不乐地坐在赶车人的座位上，扭过身去，一直不说话，有时只干咳两声。我想和他言归于好，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终于我对他说：

“得啦，得啦，萨维里奇，算了吧，我们和好吧，我错了，我自己知道，是我的不对，我昨天太胡闹了，实在不该惹你生气。我保证今后一定不再干傻事，听你的话还不行吗！得了吧，别生气啦，我们和好吧。”

“你呀，彼得·安德列依奇！我的少爷！”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是在生我的气呢，完全是我的不对，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客栈里呢！怎么得了呢？真是鬼迷心窍了！……我怎么有脸去见老爷和夫人呢？他们要是知道他们的孩子又酗酒又赌博，他们

会说什么呢？”

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我答应他以后不经他的同意，再不胡乱花一个戈比。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然而还不断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地嘟囔几句：

“一百卢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

我快要来到我服役的地方了。我举目四望，只见周围尽是不愉快的荒原，到处是山丘和洼地，而且被冰雪覆盖着。太阳落山了，马车走在狭窄的路上，确切地说，是走在农夫们的雪橇压出来的辙迹上。车夫突然看了看一旁，最后摘下帽子，转过身来对我说：

“老爷，是不是返回去呢？”

“这是为什么？”

“天气可靠不住，要起风啦，看，雪都给刮起来了！”

“这有什么关系？”

“你瞧，那是什么？”车夫用马鞭子指着东方。

“除了雪白的草原和晴朗的天空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

“看那边，看那边，那是云彩。”

我确实看见天边有一片白色的云彩，起先它好像是一座遥远的山丘。车夫对我解释说，这云彩是暴风雪的预兆。

我曾听说过有关此地暴风雪的传说，而且知道，整列的货车曾被暴风雪淹没过。萨维里奇也同意车夫的意见，劝我返回去，可是我认为风并不太大，我希望能及时赶到下一站，于是我吩咐把马赶得快一点。

车夫把马赶得飞快，但他不时地看看东方，马儿有节奏地跑得很快，与此同时，风也越刮越大，云彩也变成了白色的阴云，而且沉沉地压在头上，逐渐地遮掩了天空。这时飘起了小雪花，陡然间又变成了鹅毛大雪，风狂吼起来了，暴风雪来了，一刹那，漆黑的天空和雪海混成了一片，一切全消失了。

“瞧，老爷，”车夫喊了起来，“真倒霉，暴风雪来了。”

我从车里向外望了一眼，周围一片漆黑，刮着旋风，狂风呼号，就像是暴怒的野兽。雪花落了我 and 萨维里奇一身，马儿艰难地走着，很快就停住了。

“怎么不走啦？”我焦急地问车夫。

“怎么走呀？”他从车座上跳下来，回答说，“还不知道我们这是到哪儿啦，看不清路，周围又是漆黑一团。”

我本来想骂他几句，可是萨维里奇却袒护他说：

“干吗不听我们的话，要是回到客栈里，还能喝上杯茶，好好睡到早上，暴风雪也停了，我们也好往前赶路了，可这是急着干吗去呢？好像是去参加婚礼似的！”

萨维里奇说得很对，可现在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啦。雪下得越来越大，马车周围已积起了雪堆，几匹马站在那里，低着头，不时地颤抖着，车夫在周围走来走去，无事可做，只好整理着马具。萨维里奇抱怨着，我向四周张望，希望能看到哪怕是小小的村落或是道路的影子也好啊，可是除了模糊的风雪盘旋之外，什么也分辨不出……突然我看见远处有一个黑点。

“喂，马车夫！”我喊了起来，“你看，那黑黑的东西是什么？”

车夫也仔细地打量起来。

“上帝晓得，老爷，”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说，“车不像车，树不是树，好像还在动弹，说不定是只狼，要不，是个人。”

我让他把车向那个东西赶去，同时，那个东西也向我们移动过来。过了两分钟，我们和一个人走在一起了。

“喂，好心人！”车夫向他喊起来，“请问，你知道路在哪儿？”

“这里就是路，我正站在坚硬的路面上，”行路人回答说，“有什么事？”

“听我说，乡下人，”我对他说，“你熟悉这个地方吗？能不能领我们找个过夜的客栈？”

“这地方我熟悉，”过路人回答说，“感谢上帝，这些地方我都走遍了，可是看看这是什么天气，你们要迷路的，最好是呆在这里等一等，也许，暴风雪会停的，天气也会晴的，那时候再看着天上的星星就会找到道路的。”

他那镇静的神色给我增加了勇气。我只好听天由命了，现在只好在草原上过夜啦。这时这个过路人突然敏捷地坐到车座上，对车夫说：

“谢天谢地，村子就在附近，往右拐，再往前走。”

“为什么要往右拐？”车夫不满地问道，“你看见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说，马儿是人家的，车也不是自己的，就不停地赶呢？”

“真的，”我认为车夫说得不错，“为什么你认为村子就在附近呢？”

“因为风是从那儿刮来的，”过路人回答说，“我闻到烟味儿了，就是说，村子离这儿不远啦。”

他的机灵和敏锐使我感到很惊讶。我吩咐车夫赶路，马儿艰难地在深雪里走着，马车慢慢地向前移动着，一会儿驶进雪堆里，一会儿又陷落在坑洼里，一会儿倾斜到这边，一会儿又倒向了那边，就好像是一只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着。萨维里奇叹息着，时而碰着我的腰部，我放下车篷，裹紧皮大衣，在暴风雪吼叫声中和马车的摇晃下，我打起盹来了。

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而且直到现在，当我想起我这一生的奇遇时，我仍认为这个梦是预兆。读者会原谅我的，因为根据经验，读者知道，尽管对偏见有各种各样的蔑视态度，但一个人有时也会陷入迷信之中的。

当时我的感觉和心情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现实让位于梦幻，而且和梦幻结合起来。我在刚刚进入梦境的时候，我感觉到，